朱子書法新探

書易繫辭

朱惠良

史稱朱熹「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璠璵圭璧。」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朱熹《書易繫辭冊》即一極精彩之大行楷書墨蹟。傳世朱熹大行楷書易繫辭除墨蹟本外，另有石碑與拓本，本文擬於前人研究基礎上，輔以朱熹易學研究之文獻資料與著錄中未受注意之材料，深入探討朱熹大行楷《書易繫辭冊》墨蹟本與碑拓本之種種面向。



圖一　朱熹　嶽麓書院「忠孝廉節」擘窠大楷之「忠廉」二字，清道光年間重刻。

前言

明陶宗儀（一三二九—一四一〇）於《書史會要》中謂：「朱子繼續道統，優入聖域，而於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雖片縑寸楮，人爭珍秘，不啻璠璵圭璧。」由此可見宋代大儒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的大字書蹟在元末明初時極受歡迎，其風格沉著典雅，寸楮片縑皆被視爲圭璧般珍貴，爭相收藏。根據朱子《語類》、《文集》與地方志等書記載，朱熹曾寫過的大字書蹟至少百餘件以上，然歷經八百餘年，原蹟多已毀損不存，所幸元明清三朝不少文人雅士與地方官吏將朱熹書蹟摹拓翻刻，以廣流傳，故現今湖南、江西、河北、山西、福建福州、廈門、同安、建陽、五夫鎮與武夷山等地，仍留存大量後世翻刻署名朱熹之匾額、對聯、碑刻與摩崖等大字書蹟，例如嶽麓書院嵌於講堂兩壁之擘窠大楷「忠孝廉節」，相傳爲朱熹赴湖南長沙與張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論道講學時所書，現存石刻則爲清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嶽麓書院山長歐陽厚均（一七六六—一八四六）重刻（圖一）。至於朱熹大字墨蹟則極爲罕見，筆者僅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易繫辭冊》（圖二）、〈書五言聯〉（圖三）與金門朱子祠所藏〈太極圖說條幅〉（圖四）（註一）三件。

圖二　朱熹　書易繫辭冊　第一開至第十四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宗毅先生捐贈



第二開



第一開


第六開


第五開


第十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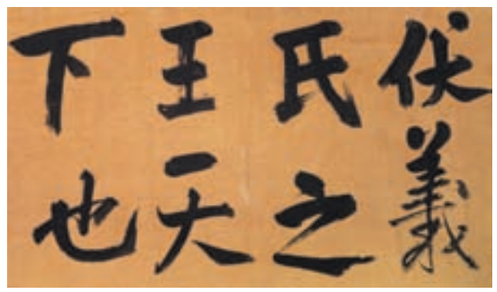

第九開


第十四開


第十三開

故宮《易繫辭冊》與日本細井知慎（一六五八—一七三五）摹刻之〈宋徽州文公朱先生眞迹太極帖〉作比較，判定細井刻帖之母本與故宮《易繫辭冊》不同，故於文中道：「易繫辭所有拓本中最可靠的，應當是明正統三年以前常德府學拓本。假如找到常德本，證明林宗毅先生送給故宮的墨蹟本與之完全一樣，那墨蹟本的眞實性就可以證實。」雖然文末結語謂：「我們應該可以直接地認定墨蹟本是眞本」但文中仍謂：「可從（拓本）中看出朱熹的字大致的趨向，所以仍想找一個和墨蹟本相同的拓本來作一回比較。」（註二）

朱子學專家陳榮捷（一九〇一—一九九四）於《朱子新探索》一書中將其畢生收集之朱子書蹟史料以及曾經寓目之朱子書蹟全部錄下，〈現存眞蹟〉一節中謂曾於大同華嚴寺見到〈朱子書繫辭說卦〉刻石，又提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四幅，詞句與大同石刻相同，遂託北大湯一介教授（一九二七—）將拓本與故宮墨蹟本


第四開


第三開


第八開


第七開


第十二開


第十一開

〈書五言聯〉爲集朱熹字而成，金門朱子祠〈太極圖說〉雖內容與故宮《易繫辭冊》大同小異，然筆墨風格出入極大，僞作成分居多，故皆不納入本文討論。

《易繫辭冊》爲林宗毅先生（一九二三—二〇〇六）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之墨蹟本，其最早著錄見於清乾隆四十四年（一七四五）成書之石渠寶笈初編。筆者所知與故宮《易繫辭冊》書風及內容雷同之書蹟，另有大同市博物館藏〈易繫辭碑〉爲一組四通石碑、大名縣石刻博物館藏〈朱熹寫經碑〉（圖五）爲單一長方形臥碑，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四幅（圖六）；〈易繫辭碑〉之最早著錄見於明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修成之《常德府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江兆申（一九二五—一九九六）曾發表〈朱晦翁書易繫辭〉一文，對朱子書易繫辭之流傳與書風詳加考證，江先生提及《常德府志》所錄之〈易繫辭碑〉，但因無法看到拓本，故僅能將



圖三　朱熹　書五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宗毅先生捐贈

首六字比對，湯教授回覆，兩者「是同樣的，但北大所藏字跡不如您寄來的清楚。」陳先生於文中道：「予非書畫家，更非收藏家，惟對於朱子墨蹟甚有興趣，每知有所藏，必以先睹爲快。然個人見聞有限，調查亦非個人之力所能爲，茲僅就所知，爲表如下，作爲一部份之報告，希望有心人增之補之。」（註三）

於研究過程中發現陳先生未錄之大名縣石刻博物館〈朱熹寫經碑〉，故刊於文中，忝爲一增之補之的有心人。另由陳先生文中得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四幅，遂赴北大拍攝，以與故宮墨蹟本仔細比對，北大拓本四幅屬常德府學拓本系統，身爲爲江先生學生，老師「仍想找一個和墨蹟本相同的拓本來作一回比較。」的心願，筆者不敏但勉力代爲實現。

本文擬在江、陳兩位師長研究的基礎上，輔以朱熹易學研究之文獻資料與著錄中未受注意之材料，深入探討朱熹大行楷《書易繫辭》墨蹟本與拓本之種種面向。

朱熹大行楷《書易繫辭》

傳世之朱熹書易繫辭書蹟有兩類：一爲小字行書，如現藏於日本之〈易繫辭本義手稿殘卷〉，一爲大字行楷書，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易繫辭冊》墨蹟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本文討論重點在於第二類大行楷書蹟。

大行楷書易繫辭之內容係節錄《易經》繫辭上傳、下傳與說卦中語，起首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故擬先探討朱熹太極觀念之發展，再論大行楷《書易繫辭》可能之書寫時間。

朱子學家陳榮捷對朱熹太極觀念之發展有精闢透徹之論述：

> 于朱子以前，太極觀念並不重要。二程兄弟（程顥，一〇三二—一一八五；程頤，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從不提及太極。張載（一〇一一—一〇七七）亦少論及，有之亦偶然。吾人已知周敦頤著有太極圖說，…朱熹于周子著作中特表揚太極圖說並予以重要地位，使之成爲新儒學哲學之基石。…太極圖淵



圖四　朱熹　太極圖說　金門朱子祠藏　第一軸至第八軸



圖五　朱熹寫經碑　大名縣石刻博物館藏

明。而於朱子，此種兩極漸較顯著，因而兩難之困局，亦至迫切。朱子爲免于此一困局，乃轉而求之於太極觀念。有如朱子所釋，極者至極也，因而太極爲事事物物之極至。更明確言之，太極是理之極至。因之，朱子以太極即理。…設朱子隨順張載或邵雍（一〇一二—一〇七七）對太極之解說，朱子惟有歸結于氣或道家之自然主義。正因張載以太極，基本上爲一氣之流行。…邵雍雖謂太極是心，其卒也，太極是數。周敦頤未視太極同于理。…唯有朱子始創明太極即理。此一創明，乃朱子本人以新儒學爲理學之發展所必需。太極同于理之思想，正用以闡釋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關係。（註四）

簡而言之，朱子認爲太極總天地萬物之理，氣有動靜，必有其所以動靜之理，有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陳榮捷主張，朱子所建構的新儒學哲學體系大致可分四方面：確定新儒家方向、理與氣關係之釐清、太極觀念之發展以及仁之觀念發展之極致，其中太極即理觀念之完成是朱子建構新儒學哲學體系重要的一環。

朱熹於紹興二十二年（一一五二）廿三歲時，第一次得到周敦頤《太極通書》，開始研讀，其後經常與其師李侗（一〇九三—一一六三；程頤二傳弟子），書信討論《太極通書》：乾道元年（一一六五）三十五歲，朱熹差監南嶽廟；乾道二年（一一六六）與講學於嶽麓書院的莫逆交張栻書信往返，討論《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眞義後，所得甚多，朱熹與友人道：「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敬夫（張栻字）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該年秋有「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哪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五絕詩，形容豁然了悟之明快體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九月至十一月朱熹赴湖南長沙，與張栻密集討論中和

源於道家。朱子之學雖與道家不契，但朱子亦必收斂其矜持而取資于太極圖。…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分爲兩橛，每易趨于兩元論或導致孰爲主從。於二程學說中尚未見顯

與太極之義，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張栻分手之後，互贈詩文，張栻〈詩送元晦尊兄〉云：「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熹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註五）乾道年間，與張栻對太極義理之相互切磋，朱熹獲益良多，其太極觀念之發展漸趨成熟。

《嘉靖常德府志》記載：「宋乾道年間，文公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碑，在府學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註六）《嘉慶常德府志》引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潛研堂金石跋尾〉云：「朱文公書易有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註七）據以上二志所記，易繫辭碑爲朱熹於乾道年間書寫再由蔡元定（一一三五—一一九八）刻成碑。

蔡元定，字季通，人稱西山先生，福建建陽人，爲南宋著名理學家、律呂學家及堪輿學家，紹興二十九年（一一五九），往崇安向朱熹問易，朱熹考詢其學問，大驚曰：



圖六　朱子書易繫辭碑　拓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自此朱蔡二人亦師亦友，相交四十年，元定常侍朱熹左右，與朱熹論學，相互啓發，合作著述，是朱熹理學創建之重要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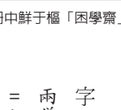
乾道三年朱熹赴嶽麓書院時，蔡元定並未陪同。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間，朱熹與蔡元定往來頻繁，七月蔡元定赴崇安，朱熹與之講學，同游仙洲山；十一月，將《易傳》稿寄蔡元定徵求意見；十二月朱熹往返建陽請蔡元定爲亡母選擇葬地；乾道六年（一一七〇），正月，朱熹母祝氏葬於蔡元定所擇建陽縣寒泉塢墓地，元定協助朱熹修築寒泉精舍和雲谷晦庵草堂。爲了照顧朱熹的生活，元定舉家遷居於草堂附近，與朱熹朝夕相處，往來論學解難。秋，〈西銘解〉草成，寄張栻、呂東萊（一一三七—一一八一）、蔡元定討論；乾道七年（一一七一）朱熹將《孟子集解》與《論語要義》合爲《論孟精義》之時，與元定反覆討論；乾道八年（一一七二）元定協助朱熹起草《資治通鑑綱目》；乾道九年（一一七三）元定協助朱熹編《易繫辭》卷二十八中列爲「歷朝人書畫．書冊次等」，編號「宇一」，藏御書房，著錄云：「宋朱子書易繫一冊。素箋本，行楷大書，款云『朱熹書』。後副頁有虞集、倪瓚二跋。冊計十四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朱熹易繫辭冊》，紙本，行楷書，一冊十五開（本幅十四開十四幅，後副頁一開一幅），本幅均縱三六．五公分，橫六一．九公分。後副頁，縱四四．一公分，橫七一．五公分。裝桐木匣，匣上篆書「高宗純皇帝御題宋朱文公書易繫眞跡」；匣旁隸書「宸翰樓所藏古今名跡第一，羅振玉謹題」。

《易繫辭冊》

冊之首開右上方有「朱熹」朱文印，末開「朱熹書」款下有「朱氏印章」朱文印，但故宮書畫登錄系統未錄「朱熹」印。

收傳印記首開鈐有「石渠寶笈」、「御書房鑒藏寶」、「嘉慶御覽之寶」，末開鈐有「乾隆御覽之寶」，是知本冊即《石渠》所錄藏於清宮御書房者。末開另鈐有鮮于樞（一二四六—一三〇二）「困學齋」、楊維楨（一二九六—一三七〇）「廉夫」、宋克（一三二七—一三八七）「東吳生」、羅振玉及林宗毅：諸收藏印。




圖七　朱熹　書易繫辭冊　「朱熹」朱文印與「朱氏印章」朱文印



圖八　朱熹　書易繫辭冊中鮮于樞「困學齋」、楊維楨「廉夫」、宋克「東吳生」與印譜比較

朱熹書易繫辭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鑒藏家款印譜　晉唐以來書畫家

《石渠》所錄後副頁之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倪瓚（一三〇一—一三七四）二跋已失，增陳之邁（一九〇八—一九七八）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一跋：「朱文公眞蹟流落海外。志超仁兄收而藏之。洵盛事也。五十八年己酉初春陳之邁拜觀並識。」志超爲林宗毅字。

查冊中清宮收藏印皆眞，「朱熹」與「朱氏印章」二印（圖七），未見收於任何著錄，「朱熹」印文將「熹」字刻爲「嘉」下加火，尤爲怪異，僞刻程度居多。鮮于樞「困學齋」、楊維楨「廉夫」、宋克「東吳生」與著錄比對（圖八），大有出入，恐亦爲僞刻。

本幅十四開五十四行，一行二字，共一〇七字：「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定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數相錯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

冊中文字節錄自易經繫辭上傳第十一章：「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繫辭下傳第二章：「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及說卦傳第三章：「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但書寫之時漏「兩儀」二字，說卦原文「八卦數相錯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

〈易繫辭碑〉

《嘉靖常德府志》記載：「宋乾道年間，文公書孔子易繫辭說卦三節，凡八碑，在府學明倫堂東壁，依堂壁逆行。正統三年戊午，歷年二百五十，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刻，刊正順行，教授盧陵劉慶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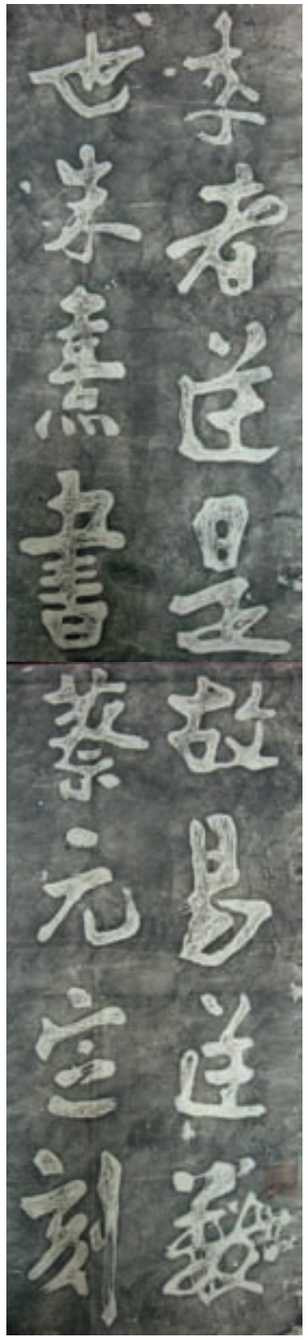
圖九　朱熹　書易繫辭冊第十二開「八卦數相錯往者順」

跋。」（註六）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修成之《嘉慶常德府志》記載後，錄記碑文：「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定吉凶。生大業。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朱熹書蔡元定刻。」下並加註：「按書眞行相間，每行八字，共十四行。」另摘錄錢大昕〈潛言堂金石文跋尾〉：「右朱文公書太極一段，蔡元定刻，在常德府學。明正德乙亥，吉水鄧璞爲嘉定縣儒學教諭，復摹勒於吾邑之尊經閣下，今移置明倫堂西南，向刻手不精，遜原本遠甚。海隅士大夫罕見文公書，得重刻本，猶珍而祕之。余在都門琉璃廠書市得此本，蓋猶常德元刻，筆法險勁，精采四射，殊可喜也！」（註七）

由二志所載可知，宋乾道年間所刻〈易繫辭碑〉共有八碑，書眞行相間，每行八字，共十四行。置於常德府學。明英宗正統三年（一四三八）在常德、明武宗正德十年（一五一五）在嘉定，各自依常德府學舊拓翻刻過。

目前可見之〈易繫辭碑〉有二，一爲山西大同市博物館藏〈易繫辭碑〉一組四通，另一爲河北大名縣石刻博物館藏〈朱熹寫經碑〉單一長方形臥碑。據大同市博物館碑網站說明，所藏〈易繫辭碑〉「一組四通，共十四行，每行八字，共一一二字（略書迭字不計），字徑一二至一四釐米。初由其門生蔡元定刻存于湖南常德學府，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在大同作官的屈鐘嶽，依早期拓片在大同翻刻，現存大同市博物館碑廊。」據大名縣石刻博物館網站說明，所藏〈朱熹寫經碑〉「又名『朱子太極石刻』，位於大名縣石刻博物館內，碑無額無座，係長方形臥碑，原碑書於南宋乾道年間（一一六五—一一七三），朱熹撰文書丹，蔡元定刻，行書學窠字體，



圖十　朱熹　書易繫辭碑　拓本第四幅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立於常州府，即現湖南長沙市，元仁宗延祐己未（一三一九）廢毀。明成化六年（一四七〇）重刻，大名府督學畿南按照南宋傳下的『原碑』拓片重新翻刻『朱熹寫經碑』，最初鑲嵌於大名府學『明倫堂』大殿山牆上，一九八六年遷至今大名縣石刻博物館。碑砂石質，高一・八米，寬二・九米，厚〇・三米，重四・二噸，座爲豐槽角基，碑文摘錄《易經》裏一段文字，概括了宇宙間變化原理，共一一一字，每字十六乘十三釐米見方。」

據大同與大名博物館資料，則〈易繫辭碑〉除了方志所載，於宋孝宗乾道年間原刻後，明英宗正統三年與明武宗正德十年兩度翻刻外，尚有明崇禎十一年與明成化六年之翻刻。

此外江兆申〈朱晦翁書易繫辭〉文中提及，陝西澎縣於明神宗萬曆年間亦曾翻刻，故由文獻記載與現存碑刻統計，朱熹〈易繫辭碑〉除原刻外，至少有五次以上翻刻。

然宋乾道原刻〈易繫辭碑〉共有八碑，明正統與正德翻刻未記有幾碑，大同崇禎翻刻爲一組四通，大名成化翻刻爲一長方形臥碑，另北大〈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爲四幅。由以上資料可知，原刻爲八碑之〈易繫辭碑〉，到了明代翻刻時，或因地制宜改爲四碑或一碑。

翻刻時不僅碑刻數目改變，碑文亦有變化，由《嘉慶常德府志》摘錄〈大名府學宮石刻〉引文：「明考功郎楊宗器本雖虐減欠眞，其運用之妙，尚存十之七八，舊本逆行，數往之數，差在相錯以前，茲皆順之，便於觀閱。塗竄一字及點畫失眞者，悉因其舊」，得知南宋原刻之碑文，說卦部分有筆誤，將數往之「數」，誤書於「相錯」之前，變成「八卦數相錯往者順」，成化年間翻刻時，則改回說卦原文：「八卦相錯。數往者順」，並順行排列，以便於觀閱，由方志所錄碑文知明代以後翻刻之〈易繫辭碑〉碑文則皆改爲說卦原文，並順行之。

朱熹《易繫辭冊》墨跡本與〈易繫辭碑〉拓本比較

故宮《易繫辭冊》墨跡本（以下簡稱故宮本）用筆率直險勁，墨色黝黑濃重，融魏碑之方勁、歐陽詢之險峻與顏眞卿之渾厚爲一體，正如《書



圖十一　朱熹　書易繫辭　北大本與故宮本比較字表

史會要》形容朱熹大字「下筆即沉著典雅」之語。通幅氣勢淩厲豪強而神采奕奕，與其他傳世朱熹書蹟帶有二王及虞世南之結構與筆意者不類。

故宮本第十二開（圖九）說卦部分誤書爲「八卦數相錯往者順」，正是《府志》〈大名府學宮石刻〉所謂：「舊本逆行，數往之數，差在相錯以前」，可知故宮墨跡本與南宋舊本原刻碑文全同。江兆申與陳榮捷皆未就誤書加以論述，恐係未留意《嘉慶常德府志》所引舊志與錢大昕文之間的〈大名府學宮石刻〉文字所致。

北大（朱子書易繫辭碑）拓本（以下簡稱北大本）爲四幅，碑文說卦部分爲「八卦相錯。數往者○順」原文，且「者」與「順」間有空格，與〈方志〉所謂「塗竄一字，悉因其舊」相呼應。第四幅文末署款「朱熹書蔡元定刻」（圖十），與《嘉慶常德府志》所錄全同。由拓碑數目、碑文順序以及署名觀，北大拓本可認定係拓自明代以後翻刻之碑，而非南宋舊碑。至於北大本之書法用筆與結字則與故宮本幾乎全同，至於不同者，故宮本用筆順暢自然，而北大本則多造作與不自然處（圖十一），兩者優劣立判。此外，北大本署款有「蔡元定刻」四字，而故宮本無。

故宮本雖然筆墨精采，但仍有若干疑點，如「朱熹」與「朱氏印章」二印之問題，鮮于樞「困學齋」、楊維楨「廉夫」與宋克「東吳生」之明顯爲僞，再如第一開「是生兩儀」之「兩儀」二字旁，未加兩點之重覆符號（圖十二），以及沒有南宋原刻塗竄一字與「蔡元定刻」四字等等。或許上述諸印爲後人所加，「兩儀」二字旁之兩點有可能爲重新裝裱時被切去，但關於朱熹書易繫辭可以較爲確定者有二：朱熹書蔡元定刻〈易繫辭碑〉之時間大致可訂在乾道五年至九年間；故宮本之內文與南宋舊本相符，因此，故宮本之書寫時間當不晚於明成化時期，即大名府學碑翻刻以前。至於故宮本是否即是朱熹書易繫辭碑原刻之母本，若是，則「蔡元定刻」四字何以未見等問題，仍有待日後能發現更多資料予以證明。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圖十二　朱熹　書易繫辭，故宮本與北大本「兩儀」二字比較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易繫辭冊》為旅日華僑林宗毅先生捐贈，紙本，蝴蝶裝，一冊十五開（本幅十四開十四幅，後副葉一開一幅），本幅縱61.8公分，橫36.5公分，行楷書；〈書五言聯〉為蘭千山館捐贈，紙本，上下二聯，均縱167.4公分，橫28.2公分，楷書；金門朱子祠所藏〈太極圖說〉，紙本，八條幅，行楷書。
2. 江兆申，〈朱晦翁書易繫辭〉，《故宮文物月刊》第4卷，第3期（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64-73。
3. 陳榮捷，〈現存真蹟〉，《朱子新探索》（台北：學生書局，1988），頁684-699。
4. 陳榮捷，〈朱熹集新儒學之大成〉，《宋史研究集》第十三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81），頁1-38。
5. 參考王懋竑《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編年諸條目中引文。
6. 〈朱文公易繫辭書刻〉，《嘉靖常德府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十七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三，古蹟，頁16-17。
7. 〈朱文公書易說卦〉，《嘉慶常德府志》（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卷二十，藝文考金石文字，頁4。